



故宫 从前灯影与人声

清孝庄皇后

## 慈宁花园：艳与寂

上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祝勇

方量永，晨昏常与问安同。

进入永康左门，眼前是一个东向的横街，北面是慈宁宫，皇太极的孝庄皇后、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，都在慈宁宫住过。

横街南面就是慈宁花园，但花园的正门东开，慈宁宫的主人门要先穿过慈宁门对面的长信门（沿用西汉太后所居的长信宫名），沿着花园的东墙，才能抵达花园的正门——揽胜门。

有人戏称这里为“寡妇院”，我说它是“老干部活动中心”，只不过这些“老干部”，一律为女性，而且并不“老”。孝庄守寡时只有30岁，孝惠章皇后守寡时只有20岁，那时的她们，风华正茂，正是假在帝王的怀里撒娇的年代，却只能匆匆结束自己的婚姻生活，居住在宫殿偏僻的一角，修身、礼佛，远远地打量着朝廷的变迁，等待剩余的岁月像红烛一样越燃越短，直至最后熄灭。

于是，站在荒芜冷落、杂草丛生的慈宁花园里，我想着它从前的光华璀璨。荒草与鲜花深处的临溪亭，建在矩形水池当中之单孔砖石券桥上，现在那水池已成一片淤泥，当初却是东西两面临水，南北出阶，与花园南人口、假山以及北部的咸若馆、慈荫楼同处于院落南北中轴线上。

假若倒退三百多年，假若也是在春天，旭日暖阳照在花园里，我们可以看见咸若馆、慈荫楼的门窗开着，临溪亭四面的门也全部敞开，风从一座宫殿吹向另一座宫殿，裹携着花香和女人们的脂粉香。临溪亭下的水面碧蓝，映着天光云影，连室内为花卉图案的海墁天花板，都晃动着散漫的水光。烟水朦胧之间，最美的还是倚在窗边的佳人。

因此说，花园里最艳丽也最脆弱的植物，是女人。那些退休的太后、太妃以及宫女们，在飞舞的落花间扑蝶、蹴鞠、放风筝，香汗淋漓，娇喘细细，都在这空气中留下了痕迹。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她们的美艳，比起巴黎T台上的时尚美女也绝不逊色。她们寂寞地开，寂寞地谢，艳美浮生，终于抵不过白头韶华。

### 满庭芳

随着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华诞，开放区域扩大，建院九十年来未曾整体开放过的诸多区域开始跟观众见面，由非开放区“变身”展览陈设、雅致的庭院园林，呈现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世界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，是各大影视剧常常会提及的一个区域。开放后，这个区域向观众揭开神秘的“面纱”，以精美的展览陈设、雅致的庭院园林，呈现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世界。而慈宁宫中曾经生活过的孝庄皇后等后宫女性的人生与情爱世界，也成为读者感兴趣的话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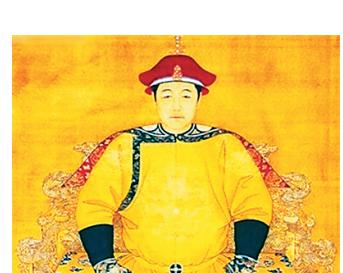
慈宁宫花园



睿忠亲王多尔衮



顺治皇帝



孝庄皇后

曾经三百年没有男性踏足

### 醉花阴

对于那个名叫布木布泰的小姑娘来说，13岁，成为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分界线。因为这一年，她嫁给了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，变成了庄妃。

13岁以前，布木布泰的花园很大，那是一片广袤的草原——蒙古科尔沁草原。她是一只五色蝴蝶，在草原上自由地飞。科尔沁草原虽然被称为“徼外”绝漠之地，但科尔沁却是荒漠中的绿洲，到处是湛蓝的海水（湖泊）、逶迤的沼泽，蓬勃的绿草间，埋伏着黑色和白色的牛羊。那时的布木布泰虽然年少，她时常骑着马，发辫在风中散开，像旋风一样从草原上驰过，有白色的鸽子从她身边突然掠过，在风中划过一条悠长的弧线。她就这样被草原塑造着，面庞被草原上的阳光涂上彤红的色彩，眉眼愈发美丽，身材修长而结实，仿佛一只健康的小兽。那是一种渗透着草原灵性的美，无须装饰。很多年后，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在词里这样写她：或玄如阆风之鹤/或赤若炎洲之雀/或黄如金衣公子/或缟如雪衣慧女/或彪炳如长离之羽/或错落如孔雀之尾，……或青如冰蟾之珍/或红如守宫之殷/或绿如雉头之翡翠/或昆如鸚鹉之背……或蓝同琼岛之瑛。

清崇德二年（公元1637年），宸妃在关雎宫为皇太极生下一名皇子，虽然皇太极已经有了七个儿子，分别是：豪格、洛格、洛博、叶布舒、硕塞、高塞、常舒，但只有这第八名皇子是由五官后妃所生，因此一出生就被皇太极定为皇太子。宸妃的地位更令人望尘莫及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皇太子不到半岁就夭折了，连名字都没留下。

高傲的宸妃几乎被丧子之痛击垮，纵然有皇太极的体贴慰藉，依旧无法治愈她内心的创伤。

纳兰性德轻吟浅唱的时候，他的目光似乎正随着在草原的花海中奔跑的孝庄。那清亮的笑声，一直荡漾到他的书房里。纳兰性德比孝庄晚生四十余年，身为康熙时期武英殿大学士纳兰明珠之子、长年追随康熙左右的一等侍卫，纳兰性德必然是见过孝庄的，也必会从孝庄的丰姿仪容中推想她从前的风华绝代。

但她后来征服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皇太极，凭借的并不只是美貌，还有她的高贵和智慧。她所在的博尔济吉特氏家族，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所属的孛儿只斤家族的后裔，布木布泰的血管里流淌着成吉思汗的血。铁木真成为大汗以后，只有铁木真兄弟五人及其后裔使用孛儿只斤姓，这个家族，也因此被称为蒙古的“黄金家族”。

所以，当33岁的皇太极前往科尔沁草原参加那达慕盛会，第一次看见纵马奔腾的布木布泰时，他的目光立刻被她翩若惊鸿的身影吸引住，心也被紧紧地揪住，再也放不下。所以，当布木布泰的姑妈、十多年前就嫁给皇太极的哲哲（即后来的孝端皇后），因为自己没能为丈夫生下一儿半女，而把自己年仅13岁的侄女布木布泰推荐给皇太极作妃子（庄妃）时，皇太极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了惊喜的神色。

那一年，是后金天命十年（明天启五年，公元1625年）。大婚那一年，皇太极出城十里迎接。这份礼遇，不仅是献给庄妃的，也是献给她的家族、献给科尔沁草原的。

黑夜里，风自辽河边刮进宫院里，幽幽地作响，庄妃会想到草原上的风，那么悠长绵厚，像一床被子，让她感到安适。此时的身边，皇太极，一个陌生的满族汉子，将成她生最亲近的人。

庄妃却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命运，因一个人的到来而改变了。那个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姐姐，美丽的海兰珠。

海兰珠是在后金天聪八年（明崇祯七年，公元1634年）入宫的，比庄妃晚了九年，她的到来，本来给庄妃平添了几分惊喜。博尔济吉特氏一家两代，三位美女，都成为皇太极的福晋（那时皇太极还没有登基称帝），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。三位皇妃，无论谁为皇太极生下皇子，都将是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荣耀。

但谁也没有想到，慢慢地，美艳无双的海兰珠（宸妃），竟然成了皇太极专宠的对象。曾经打到京城下、几乎让崇祯皇帝吓破了胆子的皇太极，在宸妃面前突然变得缠绵悱恻，侠骨柔肠。崇德元年（公元1636年）的册封，宸妃被封为东宫大福晋，后来居上，成为四宫之首。

对一个人过于钟情就势必会对另外一些人残忍。皇太极与宸妃如胶似漆，极尽欢愉的时刻，一定让年轻的庄妃感受到后宫岁月的残酷。昔日的荣宠，居然转眼之间就成了水月镜花。

清崇德二年（公元1637年），宸妃在关雎宫为皇太极生下一名皇子，虽然皇太极已经有了七个儿子，分别是：豪格、洛格、洛博、叶布舒、硕塞、高塞、常舒，但只有这第八名皇子是由五官后妃所生，因此一出生就被皇太极定为皇太子。宸妃的地位更令人望尘莫及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皇太子不到半岁就夭折了，连名字都没留下。

高傲的宸妃几乎被丧子之痛击垮，纵然有皇太极的体贴慰藉，依旧无法治愈她内心的创伤。

尽管在五官之中排在末位，但皇太极毕竟是她生命中的一道屏障，如今他死了，皇位这张天大的馅饼暂时不会落到她年仅六岁的儿子福临身上。在虎视眈眈的争夺者面前，她们母子的命运是那么的微弱和无助。一片虚空中，她想抓住什么。她把手伸出去，却什么也抓不到。她有一种溺水般的窒息感。一片心慌意乱中，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她想到了多尔衮，或许，只有多尔衮才能挽救她的命运，因为多尔衮的嫡福晋，正是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格格，而多尔衮此时，并没有夺取皇位的十足把握，在这个时刻，哪怕只加上一枚小小的砝码，那个相持不下的天平就会失去平衡……

五天过去了，皇位继承人还是没有尘埃落定。大清皇权也出现了长达五天的中断。十四日黎明，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，拥立豪格继位，两黄旗巴牙喇张弓持剑，包围了崇政殿，支持豪格的遏必隆等人也早已武装到牙齿，部署在大清门附近。

所以，当33岁的皇太极前往科尔沁草原参加那达慕盛会，第一次看见纵马奔腾的布木布泰时，他的目光立刻被她翩若惊鸿的身影吸引住，心也被紧紧地揪住，再也放不下。所以，当布木布泰的姑妈、十多年前就嫁给皇太极的哲哲（即后来的孝端皇后），因为自己没能为丈夫生下一儿半女，而把自己年仅13岁的侄女布木布泰推荐给皇太极作妃子（庄妃）时，皇太极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了惊喜的神色。

那一年，是后金天命十年（明天启五年，公元1625年）。

大婚那一年，皇太极出城十里迎接。这份礼遇，不仅是献给庄妃的，也是献给她的家族、献给科尔沁草原的。

黑夜里，风自辽河边刮进宫院里，幽幽地作响，庄妃会想到草原上的风，那么悠长绵厚，像一床被子，让她感到安适。此时的身边，皇太极，一个陌生的满族汉子，将成她生最亲近的人。

庄妃却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命运，因一个人的到来而改变了。那个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姐姐，美丽的海兰珠。

铁壁在经过女真铁骑的反复冲击之后已经摇摇欲坠了，但他也有着无比非凡的欲念，难于从失去爱妃和爱子这种彻骨的悲痛中解脱。大臣们请他外出巡猎，散散心，他就驰马奔向蒲河，经过宸妃墓，再一次忍不住，失声痛哭。

皇太极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结中艰难地度过了两年时光。崇德八年（公元1643年）八月初九那天，皇太极办完政务返回哲哲皇后的寝宫——清宁宫，坐在南炕上，就再也没能站起来。《清史稿》对他死亡的描述简洁而恐怖：“是夕，亥时，无疾崩”。

他就这样，在52岁上潦草地离开人世，没有留下一句遗嘱，惨烈的皇位争夺战也就此拉开序幕。皇太极带走了七岁的顺治，被先期抵达的多尔衮迎入紫禁城。太和殿上，火光明亮，映红孝庄太后年轻的脸庞，那是李成撤退前留给他们的见面礼。先后有两个王朝（大明和大顺）在那个春天的花香里埋葬了。

又过了十年（公元1653年），十七岁的顺治皇帝为了孝敬自己的母亲，下令将明代仁寿宫的故址进行改建，作为母亲的居所。孝庄在这里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，直到康熙二十七年（公元1688年）在慈宁宫去世。

孝庄太后在慈宁宫前花影间流连漫步的时候，铁血亲王多尔衮已经在三年前病死在边外喀喇城；那个对兵败如山倒的李成寅追猛打、杀死刘宗敏、活捉宋献策的和硕英王阿济格，因其率兵入京，企图逼宫夺权，也遭到镇压，被削爵幽禁赐死；多铎统兵南下，在水月烟花的扬州城屠城十日，又一路南下，陷镇江、入南京，摧毁了南明政权，杏花烟雨江南，无数忠实行于前明的士子也被一步一步地降服。王朝鼎革的血腥腥风一点点地沉落下来，留给孝庄太后的，是悠长而闲散的人生。

尽管在五官之中排在末位，但皇太极毕竟是她生命中的一道屏障，如今他死了，皇位这张天大的馅饼暂时不会落到她年仅六岁的儿子福临身上。在虎视眈眈的争夺者面前，她们母子的命运是那么的微弱和无助。一片虚空中，她想抓住什么。她把手伸出去，却什么也抓不到。她有一种溺水般的窒息感。一片心慌意乱中，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她想到了多尔衮，或许，只有多尔衮才能挽救她的命运，因为多尔衮的嫡福晋，正是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格格，而多尔衮此时，并没有夺取皇位的十足把握，在这个时刻，哪怕只加上一枚小小的砝码，那个相持不下的天平就会失去平衡……

五天过去了，皇位继承人还是没有尘埃落定。大清皇权也出现了长达五天的中断。十四日黎明，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，拥立豪格继位，两黄旗巴牙喇张弓持剑，包围了崇政殿，支持豪格的遏必隆等人也早已武装到牙齿，部署在大清门附近。

所以，当33岁的皇太极前往科尔沁草原参加那达慕盛会，第一次看见纵马奔腾的布木布泰时，他的目光立刻被她翩若惊鸿的身影吸引住，心也被紧紧地揪住，再也放不下。所以，当布木布泰的姑妈、十多年前就嫁给皇太极的哲哲（即后来的孝端皇后），因为自己没能为丈夫生下一儿半女，而把自己年仅13岁的侄女布木布泰推荐给皇太极作妃子（庄妃）时，皇太极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了惊喜的神色。

那一年，是后金天命十年（明天启五年，公元1625年）。

大婚那一年，皇太极出城十里迎接。这份礼遇，不仅是献给庄妃的，也是献给她的家族、献给科尔沁草原的。

黑夜里，风自辽河边刮进宫院里，幽幽地作响，庄妃会想到草原上的风，那么悠长绵厚，像一床被子，让她感到安适。此时的身边，皇太极，一个陌生的满族汉子，将成她生最亲近的人。

庄妃却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命运，因一个人的到来而改变了。那个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姐姐，美丽的海兰珠。

### 广寒秋

在权力的刀刃上行走多年之后，孝庄太后决计在这座宫殿里安心地老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她与顺治的关系急转直下。

她对朝廷依旧具有影响力，这种影响力的表现之一，就是她为儿子安排的婚姻。她亲自为儿子挑选的皇后，是自己的亲侄女、顺治的亲表姐。她试图以此来捍卫满蒙两大强势家族（爱新觉罗家族与博尔济吉特氏家族）的政治联姻。孝庄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在重复自己的姑姑孝端（哲哲）曾经做过的。于是，又一名貌美如花的博尔济吉特氏家族裔孙科尔沁草原走向紫禁城，她的容貌、姿态，几乎都与孝庄太后当年一模一样。

紫禁城却如一片海，暗潮汹涌，有各种风险和不测等待着她。这位年轻的皇后不会想到，自己的青春和美貌，换来的却是顺治的冷脸薄情。

顺治不接受这桩婚姻，理由很简单，这门亲事不是他自己选定的。作为一个青春勃发的年轻人，他对爱情有着正常的渴望，而对一个人爱不爱，一定是不能由别人决定的，更何况他是皇帝，天下至尊，但皇帝的宝座赋予他权力的同时也剥夺了他的权力，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权力，当然，也剥夺了他的梦想。

皇帝会有梦想吗？像顺治这样的皇帝，六岁就被送到权力之巅，君临天下，说一不二，连扶他上位的多尔衮，死后都被他毁墓扬尸，用鞭子痛打之后，用一把锐利的刀把头颅割下来，让他身首异处。

无边的权力下，他的梦想，却可能无比微薄。

微薄到了每个平常人都能做到。

在这个轻薄少年眼里，紫禁城无论怎样绚烂和庄严，也只是一个华丽的孤岛。在深夜里赤脚踩在紫禁城漫无边际的青砖地上，自北方草原吹来的清风把他包裹起来，他的心里一定想起母亲的故乡——那是自己生命的来路，想着大地深处的山脉与河流，想着午门外的灯火与街巷。他的血液里升起一种悲哀，宫殿的冰冷自脚底向他的全身蔓延。他想逃，想变成一只鸟，飞出四周耸起的宫墙……

更重要的是，她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，这位叛逆的少年，从此冷落母亲为他选定的皇后，而故意和其他女人亲热。对于皇后的失落，孝庄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年轻时独守后宫的那份凄凉，又自记忆的深处涌上来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那是一种令人感到绝望的孤独，甚至是一种耻辱，何况她还是一个地位至尊的女人。出于对亲侄女的怜爱，或许还加上一点歉意，孝庄让皇后与自己一同住在慈宁宫里。

这段时间，慈宁宫成为两代皇后的居所。庭院深深，花红柳绿，遮不住皇后的寂寞，却激发了她的怨恨。《清史稿》说：“上好简朴，后则嗜奢侈，又妒”。毕竟，她是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金枝玉叶，自幼被当作掌上明珠捧大的，骨子里天生带着几分傲气。这使

她成为一个无比自我的女人，见到稍有姿色的宫妃宫女，就恶言相向，甚至擅自裁撤了宫里那群几乎由美女组成的弹唱班子，一律改用太监吹管弦。她不愿忍，就要为此付出代价，哪怕是皇后。

终于，在顺治十年（公元1653年），在与生母孝庄太后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冷战之后，顺治不顾太后的反对和大臣们的冒死进谏，终于降旨废掉了皇后，贬为静妃，罪名有二：一是奢侈，二是善妒。

台湾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后来为皇后打抱不平，认为这两项指控都是顺治皇帝的欲加之罪。他说：“天子富有四海，一为皇后，极人间所无的富贵，是故皇后节俭至德，以其本来就应该奢侈的，此又何足为罪？其次，善妒为妇女的天性，皇后自亦不会例外；但皇后善妒，疏远即可，绝不成为废立的理由。民间的‘七出’之条，第六条为‘妒忌’，但亦从未闻因妒忌而被休大归者。”

无论怎样，可怜的静妃，从此在冷宫里度过一生。

冷宫并不是固定的宫殿，所以在紫禁城里找不出一座宫殿，匾额上书写着“冷宫”二字。所谓“冷宫”，不过是一些荒寂冷僻的后宫，那些久失修、阴冷潮湿的宫殿，就成了失宠的后妃们最后的归宿。它几乎是作为花园的对立物存在的，因为在它的内部，没有花香，没有鸟鸣，只有小太监的轻慢和折磨，还有饥渴和思念的煎熬。来自花园的光，让冷宫里的黑显得更黑。它是帝王的心永远无法照耀的死角。

当慈宁宫里的孝庄太后听到儿子废后的决定时，内心感到无比愤怒和痛惜，但当他看到儿子为此郁郁不乐、愤懑成疾，她的心又软了。她不能挽狂澜，只好亡羊补牢。她于是匆忙地开始了自己的婚姻生涯，这一次，她依然从科尔沁草原——自己的故乡为儿子领来了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另外两位格格——自己的哥哥察罕的两位小孙女、顺治的侄女。虽然辈份有点乱，年纪却很相当，而且是双